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歡堂集卷三十四

戶部侍郎田雯撰

跋

讀老莊跋

諸子以子稱獨道德南華以經名則老莊之學勝於諸子明矣仲尼猶龍之言尊老氏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以為經若使宋儒知其出於老氏則必加譏評矣逍遥遊盡性也齊物

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邵堯夫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楊龜山曰逍遥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莊子之合於中庸又如此此其所以經也宋儒於漢儒之擬經者皆斥之馬融之論禮樂誕矣束晳之補華黍贅矣揚雲之作太玄妄矣史遷之實録司馬彪之九州春秋麟筆之玷矣王通之續書孔衍之漢魏尚書典謨之累矣力詆漢儒不遺餘力而謂之叛經僭經也何哉

讀孔叢子跋

孔叢子抗志篇曰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交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今公子紹康叔之業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夫匹夫之行何為者也豈無益於人之家國而故為此言歟又儒服篇曰儒者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如此或病其言之自相矛盾也非也

亦猶莊子之毀仲尼正所以尊仲尼也非毀仲尼也毀彼假仲尼之道而流為偽儒者也故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病叢子者亦不善讀叢子者也

讀商子跋

商鞅開塞耕戰數篇可謂工於富強之術矣然可用於秦而不可用於魏蓋秦之俗敝久矣用之則大治若用於魏則多事更張適足以釀禍亂鞅之去魏而仕秦也豈待公叔座之激景監之言而乃識去就哉鞅曰一賞

一教一刑揆其旨亦政刑德禮並用之意未始非治國之大道也迨慮其說之不行而遂專一於刑雖殘刻暴虐有所不暇恤耳王安石天不足畏之說亦由乎此其積怨蓄禍以至於敗也宜哉甚矣刑名之學不足法而執拗偏倚之用大為世道人心害不可不知也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澤施於後世及其死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嗚呼誠賢矣哉

讀鬼谷子跋

戰國之士雋邁譎變者多矣而騁其才氣以自放於文章者唯鬼谷子最著今讀其捭闔反應内揵抵巇飛箝忤合揣摩權謀諸篇抑何奇也大約出自陰符深於老氏而自逞一代之雄此其所以奇耳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景純之慷慕其人如此余嘗謂人之經濟學術未有無其傳者儀秦為鬼谷之傳人而縱横之說成房魏為河汾之

傳人而貞觀之佐顯雖邪正殊途遭時各異其間授受淵源要非偶然也鬼谷子不見於他書隋志始有之唐四庫以為蘇秦之書秦記云周時隱士自號鬼谷先生又世稱鬼谷子嘗有書責儀秦夫何以責之無乃自悔其教之不精而恥彼學之未至歟

讀鬻子跋

鬻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十

二篇前人謂其理致通遠旨趣恢宏織組仁義經綸家邦實先達之真言為諸子之首唱愚以為其文俚其詞戔必後世偽作之書無足稱述也且其中引魯周公衛康叔年代相去遠甚讀者察之　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玆本無之又文選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列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為偽書無疑矣

讀子華子跋

晉趙簡子殺竇犢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却其聘而弗顧可謂有知幾之哲矣及其老也館於晏平仲氏著書數十篇言數則本乎易言治則崇堯舜言道則尊孔子斯其為聖人之徒也歟至於符瑞必黜鼎湖有辨尤非春秋之世談天炙轂諸家所可及卒章云宣王時吾宗君實董六師盖程伯休父之後也第篇中引中行氏已是戰國時人孔子贈一章當是因家語韓詩外傳而傅會者讀之疑為偽書焉劉歆七畧叙稗官小

說以周書為首即晉代所伐冢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什之一耳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亦誣甚矣

王叔明琵琶行畫跋

杜甫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小序古致錯落姿態奇橫如青天數峯晴霞上下入其中莫可端倪申聰山謂詩不大佳取宮中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二句而

已以余評之首四語說盡無餘味連用爗如矯如來如罷如只是形容套語羿射九日落羣帝驂龍翔雷霆收震怒江海凝清光設想平常五十年間似反掌以下又復太露收處老夫二語音節慼縮大失驚人本色小序工而詩轉遜矣惟中四句云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法曲神揚揚與余問答俱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白香山琵琶行一篇擴充之脫化粉本於此雅妙無匹所謂分其餘技足了十人少陵所以不可及也

龍湶帖跋

余昔嗜摹官奴帖苦無善本及學之無成亦漸已之曾作詩云十指如椎筆如杵有鬼若踞秋毫顛閉門容謝管城子老研取作支頭磚是也後得涪公墨蹟嗜之更篤又願學焉而未逮余雖不知書而於世之以書名者輒敢論其工拙今在夜郎見范公龍湶帖褚公絕倫遂驚嘆為莫及雪消風柔紅茶花二本大放安得此老解衣槃薄疾書澄心堂百紙餉我耶因並題於卷末春蚓

秋蛇自顧生悔

林處士銘跋

此吾友曹生所作為文古奥遒邁有昌黎奇崛之氣熊熊琅琅可誦也內綴數語云儒者數行墨有時珍重慳惜雖重貨不與易強威不能奪韋貫之拒裴均之銘不納萬縑孫盛不懾門户之禍而改枋頭是也余閱之不能無議焉曹生既作此文揆其意又若有所不屑者將自視其文之可傳而高自位置嫩抑恐言之失實貽世

譙讓而故為支飾脫卸之詞歟考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歳無欵曲不為偽辭以恱人曹生果如是耶盛與殷浩齊名所著晉陽秋詞直理正稱良史焉不改枋頭雖禍及門戶不顧亦非明哲之道區區林處士一銘又大不相侔也夫人有一善之行君子亟稱之吾儒有心救世正藉此以淑人心挽頽俗又往往採片長發之為文章以傳世而行遠况林處士實有善之可稱哉善可稱而已不深知之不為作銘可也銘既作矣而又為支

飾脱卸之詞吾不解其何說也文章固不可不珍重慳惜也珍重慳惜之太過而文章亦日少封禪書誡文章之大者可數十上乎余曾有詩云少時便愛遂初賦老去終無封禪書聊以述懷亦用譏曹生也

石鼓詩跋

嘗考以石鼓為周宣王獵碣者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鼓至宣王而錂以詩者韋應物也謂成王鼓以左傳岐陽之蒐證之者程琳董逌也謂出宣王時史籀書

者蘇軾趙明誠也斷為秦鼓合於秦斤秦權又以岐陽
秦地秦好田獵是詩作於獻公前襄公後者鄭樵鞏豐
也然皆傅會之論不足據惟歐陽修辯漢桓靈時金石
多磨泐此文細而鋟淺不應二千年尚在又字法古詩
與雅頌同漢多博古好奇之士不應畧而不道又隋藝
文志録及始皇刻石婁羅門外國書不應獨無石鼓遺
近撫遠其説似矣金時馬子卿則辯為宇文周造焦竑
以蘇綽傳證之云周文十一年狩岐陽孝武保定元年

再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此亦影響臆度烏足為鼓文確論哉予按鼓文有吳人鄭亟朝夕儆惕語周宣時吳未通諸夏安得有此又周之文武無藝祖稱而鼓文又云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嘗觀宇文祭河神詰自稱其先世為藝祖且周與陳接壤陳建國吳地故應有吳人之戒由此以言石鼓為宇文周物無疑如執小篆科斗以訂是非則六朝人豈無善摹之者亦未為通論也元馬虛中絕句云獵碣鐫功事惘然摩娑

壞石臥寒煙昌黎已道文殘缺又較昌黎五百年令人涵泳無盡桐髙詩中互据一説正不妨並存以竢折衷於後之雕摎宏博者

古歡堂集卷三十四

古歡堂集卷三十五

戸部侍郎田雯撰

雜文

廣種瓜説

蕭韓坡翰林種瓜河村貽余數十又作種瓜説一篇余考種瓜法莫詳於齊民要術亦未嘗專指何瓜也楊升菴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郃陽令胡嶠記嶠於回鶻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瓜味甘名曰西瓜

是西瓜至五代時始入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他瓜耳韓坡又有西洋瓜皮白味别子有字似可辨余詩云斑青更有西洋種剖之如乳傾壺漿子面字形細於髮蒼頡鳥篆爭微茫是也昔張載陸機輩皆有瓜賦而於種瓜法則畧而不書直作駢麗文辭耳邵平秦東陵侯後布衣種瓜於長安俗謂之東陵瓜漢施延沛人種瓜自給姚俊常種瓜灌園又陳壽呉書步隲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郭平原以種瓜為業劉義慶

幽明記韓珍種瓜營塟孫鍾富春人種瓜為活以上數人昔人謂之瓜隱取以報韓坡詩中末句云明年我亦學老圃犂鋤自操身手強與君入山稱瓜隱徒駭河上歌滄浪殆取種瓜說而推廣其意如此

黔陋說

陋哉黔也與滇並稱自京朝言之以為同處萬里之遥耳以山川疆域考之均為楚莊蹻開拓地西南荒徼蠻髦靡莫之鄉公孫宏賈捐之所弗屑有也以滇睎黔猶

宫室之有門庭然無黔則無滇以黔較滇擬之古諸侯國黔且不得與於曹鄶邾莒之列何論秦楚則黔也者亦適足以為滇之一州一邑附庸於金馬碧雞之末已矣豈不陋哉豈不陋哉嘗讀兩京三都諸賦凡職方所載風土所紀與夫山川之美草木鳥獸人物之竒莫不各標其勝槩以驚人耳目之觀即一滇也五華點蒼峰巒聳秀金沙洱海波濤瀠洄以暨孔雀翡翠氂尾象齒琥珀琴瑟檳榔金鐵茶漆之産不可勝數惜乎張平子

左太沖之所未睹薛綜之所未注也若夫黔山禿水窮草木亦稀跬步亂石日與蛇蝮虎豹蠱毒瘴癘相周旋鬼方多鬼青白黑赤各異其名魑魅魍魎隸籍而分部揶揄於道路充斥於市衢黎丘㯼亭之間蠕蠕動也嗚乎何陋之甚耶雖然鬼方之鬼飲食男女侏儒睢盱三年已來與人白晝往來馴擾而無所害鬼之性朴而淳中原險阻澆漓之習反出其下又有斷腸花紫穗下垂實如鶯粟夏秋蕃茂人與牛馬食之則腸斷有緑衣鳥

小如兒拳雨晴來啄之土人呼為斷腸雀極可翫唯黔有此差足以豪矣亦資孔驛當滇黔兩戒之交十步之内疆土風物妍媸頓殊一似造物有心自洪荒時劃山川而為二者亦甚可怪也余譔黔書嘗思粉飾其說以洗黔之陋道士祝天寧自滇來述滇之勝寒廳夜半娓娓不絶余縱懸河之辯效枚乘七發以爭之卒莫能勝而黔之陋如故道士知讀書能言楊升菴在滇胡粉傅面簪花擁伎彈曲項琵琶遺事亦隱者云

策題丁卯江南武鄉試

問自古言兵之家各著一書流傳於世後之學者未有講習不明才識淺陋而可以得用兵之道者也陣法始於黃帝古所謂魚麗鸛鵝皆陣也諸葛亮李靖之徒無不本其意而用之然孫子十三篇言戰甚詳而獨不及陣法何也豈陣法之精微即在十三篇中可深求而得其故歟孫子之書載諸藝文志及四庫書目後人註孫子者魏武杜牧陳皥輩二十餘家宋梅堯臣彙集諸說

自為一書歐陽修亟稱之其果有合於孫子之旨歟張良受書圯上老人但言太公兵法未見其書也後人遂以六韜實之而中有騎戰篇言用騎之法甚詳夫三代春秋時馬以駕車無用為騎者其為後人偽撰可知矣葉適謂龍韜以後四十餘篇皆學者所當講習其説何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司馬兵法周之制也乃以穰苴所論即為古司馬兵法然歟否歟漢成帝命任宏論次

兵法為四家有權謀有形勢有隂陽有伎巧說者謂權謀家能兼三者之長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羽一篇韓項皆善用兵果可得而優劣歟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大抵其學類商鞅其言似呉起而其法則専以立威為主如重刑伍制分塞束武將令等篇皆所以明制度嚴號令而已非有神竒變化之道也而宋儒張横渠獨善其言為之釋解彼果何所見歟他如車戰馬戰火攻舟師無不各有一家之言可得聞其詳

歟不淹貫乎羣書不可以云將略也不諳熟乎將略不可以為武臣也奇正互用變化莫測用之貴乎應機習之在乎有素豈淺嘗者之所可幾歟多士幸際雍熙之世行將策名登朝專閫之制匪異人任平日讀何兵書及今條達披陳盖欲為

聖天子求什伯庸衆之材焉

策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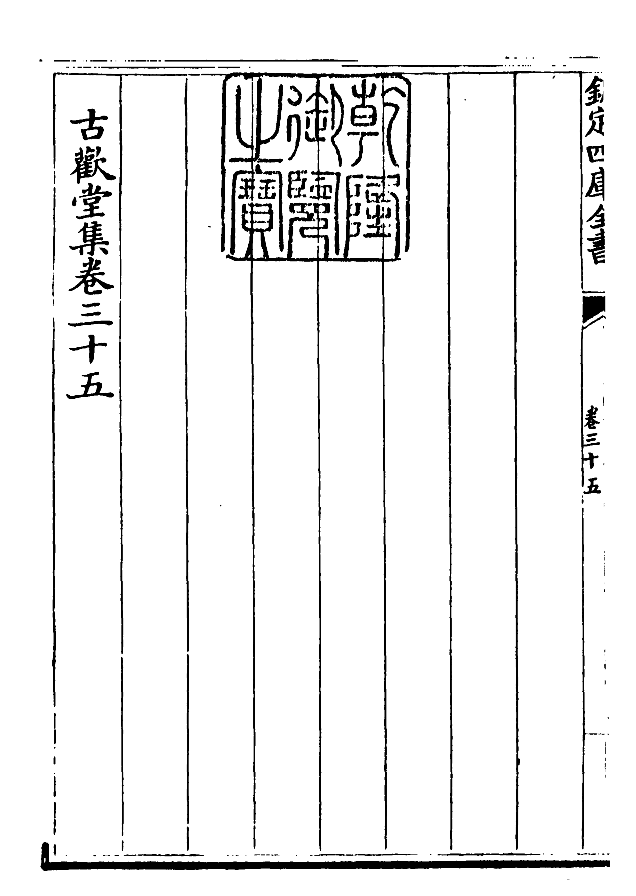
問從來選將之法有由於科目者亦有不由於科目者

蓋需才甚殷而其途至廣也我
國家設科取士赳桓之彥與文章之英並重一時可謂
遭際之隆矣然昔人渭濱一遇登壇數言仗策營門草
廬三顧豈必由科目而後得之歟彼汾陽出身武舉又
何功業若斯之奇也漢以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唐文
吏能應武科者優等擢用之宋歐陽修告仁宗於軍中
求將謂賢豪之士不可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以
弓馬山林之傑不得薄其貧賤乃選將之良法也今亦

可倣而行之歟兵法論將有五材十過八徵可謂詳矣而惟於科目中求之穿扎飲羽之伎磨盾草檄之詞其果無遺士歟自古為將者或拔於行伍或出於詩書委巷粗材無不可用而折節好學乃授兵法抑如何而後選之當用之專登俊拔尤樹勲名而垂史冊也夫人才出於學校而名將多屬儒生丘瓊山謂宜建置武學祀太公廟以穰苴孫吳李衛公配享猶夫祀孔子之配以顔曾十哲焉用五經七書教授生徒三年大比制非不

善也今則韜鈐之士槩列於尼山之宮牆思樂泮水令雍容進退其間彬彬稱盛盖不欲使其判然兩途而於以收儒將之效也然歟否歟有輕裘雅歌之風而乃可以戰勝有稱詩説禮之學而始可以用兵多士其亦有志於此歟我

皇上文教誕敷武功赫濯當玆銷兵之日而重干城之選誠以科目乃人材所自出而選將之法於斯為至當也其各抒其所學以對



古歡堂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歡堂集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方汝觀

古歡堂集卷三十六

戸部侍郎田雯撰

雜文

先太恭人述略

歲辛未六月十六日酉時吾母

皇清誥封太恭人張太君卒是時雯在黔一聞訃音驚昏仆地少甦治喪禮因痛念吾母生平七十七年中遭大故苦節幾四十年紉下不孝兄弟三人雖次第成立

而數年來以遊子他鄉相見無期貽慈懷倚閭之憂者雯也含殮之夕需霦在旁諸孫繞側獨少雯一人抱人子終天之恨者雯也雯不孝之辠上通於天萬死奚辭今日踉踊萬里奔喪歸來嗚呼庭幃已空慈顏不復覯矣仰天痛哭何益即曲盡喪禮亦何益其何以報罔極之萬一唯愿以身殉地下而已能復搦管襞紙述吾母生平苦節哉然吾母賢母也求之史傳中不多見世之以母德稱者亦莫或及自不孝兄弟通籍多年凡當代

名公卿海内賢士大夫與不孝兄弟交遊贈答往來者亦無不知小人有母賢母也敢不研淚龢墨以述其槩吾母為處士張公諱禎女幼讀詩書探論聖賢要旨多所發明及笄歸先大夫㕘菴公先大夫講學授生徒稱引古今通義文章爾雅實吾母佐助之雞鳴昧旦之詩所以歌也事舅姑以孝操井臼以勤理蘋蘩以敬御僕婢以慈女箴婦德靡弗該備辛卯先大夫登賢書壬辰成進士癸巳官浙江麗水知縣甲午夏吾母買舟南行

麗水彫殘小邑先大夫甫治半載著循良名未幾嬰暑疾洎吾母七月抵署已不起瀕留之日吾母飲泣語家人曰今日捐生仗節吾何難第間闗四千餘里扶櫬以歸誰之責也嫴嫴諸孤又復誰依揆之詩書大義皆為不可且錢穀交代銖粒弗清故官骸骨妻孥例不容脫去余知所以待之矣於是取庫中支納冊領藏之内室手自書算不以屬人及攝篆者難之吾母㲉然具辨牘請太守盤詧太守王君崇銘坐縣堂按冊勾稽吾母條

分縷析語家人執籍以進質對鑿鑿攝篆者頫首讋服
亟圖歸計内患又作羣口呶呶以厝柩山寺為言吾母
堅意不動以恩感之以道馭之十月方得旋里當是時
遭家不造可謂至矣雖丈夫處此鮮不房皇錯亂吾母
以婦人經濟其間神定識全理明術善卒得抱骸骨保
母子於四千里之外非讀書曉大義者其孰能之抵里
後課不孝兄弟日嚴一室之内午夜篝燈紡績聲讀書
聲哭聲三者而已豪戚強族横逆疊至不以介意如是

六年不孝雯庚子舉於鄉辛丑甲辰成進士又六年霈丙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雯初授推官改中書舍人歷户工曹郎出為江南提學湖北督糧由京卿鎮撫兩省霈改庶吉士官翰林編修甲子典試河南霦入庠食餼充丙寅拔貢生不孝等先後成名歷官中外吾母亦驩然色喜而艱難困苦澹朴自甘四膺榮封一如布荆寒素每歲夏秋必習静村居與農嫗相周旋談雞犬桑麻紡織女紅事農嫗晨夕欵洽亦忘其為太恭人也不孝

雯雨迎養於京邸又迎養於句曲吳門閫母意頗厭喧
雜入署靜臥晨昏定省之際唯以恪盡臣職上報
主恩為訓其他無一語及焉年七十時姻婭族閭議為
吾母稱壽吾母聞知止其事辭曰示兒子雯等女昨來
言同里先達及學校鄉曲諸君子父老謀欲醵錢寘酒
合名作張如昨歲壽蕭太夫人事將以壽吾者此亦親
串盛心洽比雅事吾安得不感然揆之情禮甚有所不
可者今得詳為女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

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為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綸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别也後世禮意寖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且進百金為壽葢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為禮當如是耶吾自女父之没於官攜將細弱千里扶櫬含艱履戚三十餘年閨户辟績以禮自守幸而女曹皆得成立四膺封命養我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每當歲時膢臘兒女

滿前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女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嘆息或輟箸掩淚盖三十年於此矣今一旦賓客填門羊酒塞路為未亡人稱慶未亡人尚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强我為主名其可謂之禮乎漠我以非禮不足為我慶而適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也蕭太夫人年躋八十於古謂之上壽蕭封君即世不過十餘年猶為白首夫婦汝父之亡吾年未四十今更三十一年亦僅古之中壽耳

何可與同日語且其子惟豫侍讀里居已十七年德高望重善行及於鄉黨德其子而慶及其母宜也汝曹中外薄宦偶返家園無善及人而亦偃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捧觴拜跽其又何以為情頃者米價翔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市餐為朱亡人進一日之甘朱亡人更皐戾是愳矣女曹備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情為我先事而婉辭之惟勿忽也事遂止吾母遇事輙援引經史以合乎大道類如此

迨乎暮年尤手不釋卷於佛氏之書亦時一涉覽洞悉無疑義工於詩每脫稿即焚棄無存不孝等丏讀亦不與曰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婦道也詩文之技婦道無庸此為也吾不願諸女孫學之故弗存耳閒常從旁竊記僅得茹荼吟絶句三十首付諸梓垂家乘中吾母生於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三月初九日丑時卒於皇清康熈三十年辛未六月十六日酉時誦佛過午微疾數刻而逝人謂之善果云女一人子三人孫八人孫

女六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卜吉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扶柩合葬於先大夫夢菴公之墓伏思不孝等蠢愚陋劣舉無足以荅母恩伸母志者而雯不孝之辠更上通於天故母子不相見死生隔别回憶丁夘十月吳門舟中竟成永訣此後天涯萬里忽忽四年吾母日有倚門之憂不孝遂抱終天之憾也痛哉嗚呼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草土之軀一息尚存號泣家庭何以自解惟祈大人先生賜之誄章勒於片石以垂世而

行遠吾母生平苦節或藉文章以傳云

祭先太恭人文

吾母

皇清誥封太恭人張太君既卒之明年壬申卜筮仲春十日庚寅舁靈軒於兆域爰翳藏於寢城乃於正月二十六日丙子之辰先期家祭如禮不孝等進羹飯陳醴酒奏樂焚帛禮成嗚呼不復定省於膝下尚思昭告於几前昔歐陽文忠有云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用是尋

繹斯語號慕咽泣辭曰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悉子職之多玷痛聞誨之未央庶黃耇之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既怛忉而激切遂割肝以絕腸維先聖之遺訓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豈弟以慈良失延齡之報佑獨何棄於穹蒼閔予小子蚤罹孔艱嚴考殞歿孤在髫年賴母氏之鞠育心載矜而載憐奉高堂以愛日歘一旦而予捐於穆母氏令儀令色俯䵍絲枲仰覽篇籍和厚嚴剛維德之極嘆星隕於敦牂之歲駭日墜

於括蒼之陌陵頽谷踊水怒山惡三光改度五行迕錯
擁旐旌而踽踳遭風雨之噴薄旅櫬遄歸横逆交作我
嫭嫭其何依仗義方之秉鐸母氏聖善恩斯勤斯歷四
十年母也而師悵藐諸之駃眛曾無補於萱慈雖有子
猶無子增弔者之欷歔於穆母氏大德莫掩將葬有期
母魂不返黼翣璀以陸離帷帨紛其舒卷望白雲之低
垂報春暉而恨晩緬予考之即世安宅兆於南阡將納
光於大幽覆松楸以輪囷黄壚窈而無間日月抱而潛

淪矔矔振振神其遥駕祼始獻終三爵迎迓子孫繞側棲遲庭舍云胡不顧馭鸞而下於乎哀哉嗟鮮民之有生廢蓼莪而泫然悲思莫達於后坤哭聲奚徹乎昊乾尚饗

禫祭告先妣文

大祥踰期遺體平復辟踊嗚咽哀曷有窮爰舉禫祭如禮泚筆撫辭告我母太恭人之神夫人子之事親宛宛嬰嬰作乳稺語而已不可以文無如瞻望靈爽囁嚅莫

從謹伏跽涕泗而言曰苞儷扱衽踐三秋兮二十七月叢愆尤兮彈琴成聲外除以周兮縱縱折折鼎鼎猶猶兮敬上哀次隕心抱憂兮自丁閔凶跧伏臨湫兮二豎之鬼向吾頷頭兮晝擲魑魅夜啼鵂鶹兮硱磳殘殑如魚中鉤兮作噩之歲黑海浮漚兮有蛇兩首訇哮陵丘兮嗟彼嘉禾食根者蝨兮日者曰死將納諸幽兮悲擕倡詞佛國涅遊兮鄉者逅災上帝訛兮我母默護神祇是求兮拯殆立仆庶幾有瘳兮今復何恃天道悠悠兮

忍死砭焫龜蓍雜兮埋首壁室汩空流兮組綬易服役車休兮禱毋靈明為倪綢繆兮魂兮魄兮慈光永適兮兒衰不仕臥苑裘兮維毋芘之逍遥滄洲兮再數餘年日月脩脩兮銜䜿之下七箸投兮手擷園蔬薦清羞兮戚無見齒臯魚莫儔兮加人一等獻子誰侔兮以號以呼耳塞目瞀兮痛慕罔極寒風颼颼兮凝睇釜堂森檜楸兮杲杲冬曦烏啁啁兮

先室馬夫人行略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一月朔五日戊子

皇清誥封夫人先室馬氏以疾卒越四日訃來驚涕霑膺率三幼子合敬幼安嵩伊設位以祭禮成嗚呼回風雲旗魂兮安在曷曷修路長罹此別無何技老淚作家書貽兒子肇麗曼碩輩曰親喪固所自盡余復何言古父在而喪母者其父行妻之道子不得屈於父以殺禮扱袵雞斯削杖含戚禮過哀不及非孝也女其知之子五人長肇麗為夫人離裏子平日善事母僕僕粥粥言

母之賢而號泣以請父代之言春秋婦從夫爵今之稱夫人宜也夫人為馬公琨女方雅舊族儒林長德敦詩説禮夙嫻家法年十六歸余執婦道姑訓嚴峻上堂奉顔色懾氣屏息庭以内勃谿鮮聞此夫人之賢也當余堂養不御集於荼蓼欝邑侘傺仰天欷歔夫人下氣怡聲曲辭婉解此又夫人之賢也余少時遘閔邅回恇雨盲風晝吟宵哭雀立不轉夫人彌縫措拄事蔵無恙此又夫人之賢也誦讀戊夜室無媵僕夫人供茗餌績膏

火坐土銼之側臥牛衣之上此又夫人之賢也性習淡貧躬試况瘁余曰掇土堙河萬分何濟夫人曰是穮是蔉必有豐年此又夫人之賢也衆雛當膝跡泯嫡庶大苦經手味別甘辛此又夫人之賢也五膺封命更享耆年敢忽魚軒無忘荊布此又夫人之賢也余與夫人稱白首夫婦歷五十年閱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每懷靡及痛也如何劉長卿著傷往之賦庾子山作思舊之銘况衾穴緣情遺挂在壁望廬生悲烏

能已已余長夫人一歲塵土衰白不及夫人之優游里居遠矣何以松柏巃嵸蒲柳還存即再數揄年不堪把玩斜景髙舂助人傷盡謹摭其畧盖以句當世之能文章如潘陸善誄辭者

李母董太宜人誄

緊康熙四十二年昭陽協洽孟陬月二十八日李母董太宜人卒春秋八十有四冬十一月十九日蠲虔卜筮告以兆端既克塟於北郭之域嗚呼世喪母儀庭鮮憲

師男免女鬘觀者愴涕鄉以為生被重稱歿載謌言者如丘封之存斯也謝也絜之信也絶之其辭乙乙其光熊熊謳曰

律谷暖息長離喙瘖縱折鼎猶隧路抽陰維太宜人毓德素里玉栝竹林聲光颷美相厥夫子術明道通漢之孝廉為衆傑雄躬躬傳傳初紳領異詩什羔羊易文貞厲甘陵有棠豐碭有祠囊留一錢民歌思之鄭刀宋斤黽栗桃段水衡是司斑斕璀璨筴勛上攷舳艫艅艎持

麾淮南般倕錦張提封外臺灘江駛劉梧嶺湘波宜人
左右岳陽病牒峭颿片歸龍蛇歲首黄鵠依依式穀爾
似呱呱郟下庭位號咷鬼薪飄瓦鏧死魯郊其靈不施
中有人馬回風滿旗領解東省才東馬比健跡石渠冠
名館史著作名山葩列藻分草木風匽書圃蓺林
帝曰女濤錫之五馬母曰兒濤龔黄其亞
帝曰欽哉煮海爾庸母曰清白如父在豐載搽受教方
伯銜命茘子花縣銛鉧潭静鳴呼方伯子舍言情七千

餘里重趼奔程抵家三朝萱幃慈面曾閲顔萊於今復見嗚呼太宜人大漸遄流日車莫轉佛國涅遊大乘法衍冥冥墓門馬道納光涕兮無睎不可弭忘夕渢冒没臺駘以弔几杖槃匜鄉人立廟臯魚掩齒三年則郇金銷石泐宿鳥何多烏頭楔闕豐碑宰木巷堂歸存過者踊哭

古歡堂集卷三十六

古歡堂集卷三十七

户部侍郎田雯撰

雜文

祀嶽瀆禮考

曩制遣使奉御署祝版奩香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禮用三獻司樂十二讀祝官一捧祝官二盥洗官二洗爵官二司尊彝一禮置官四以州府司吏充前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如

常儀前二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掌廟者埽除廟之内外前一日有司牽牲詣祠所享官以下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享日丑前五刻執事者設祝版於神位之右置於坫及以血豆陳於饌所次設祭器皆藉以席掌饌實之左十籩為三行以右為上實以乾橑乾棗形鹽魚鱐鹿脯乾桃菱芡栗右十豆為三行以左為上實以芹菹筍菹菁菹葵菹魚醢兎醢豚拍鹿臡醓醢左簠二實以稻粱右簠二實以黍稷俎上實以牲體牛

犢牢具次設犧尊二象尊一實以法酒又設太尊一山尊一在神位前設而不酌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在東階之下實以巾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又設揖位於廟門外又設瘞埳於廟門內庭之坎地享日丑前三刻執事官各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凡祭官各服其服與執事官行止皆贊者引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引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升堂就位立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盥手帨手移爵洗位北向立執事者

以爵授執尊者舉冪執事者酌酒初獻以爵授執事者詣神座前北向立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祭酒奠酒訖俛伏興少立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立跪讀祝訖興退復位初獻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復位次引亞獻酌獻並如初獻之儀次引終獻並如亞獻之儀贊者引詣神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清酒進其右跪祭酒啐酒奠爵執事者以俎進胙肉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遂轉授執事者取爵遂領卒爵執事者進受爵復於坫

拜興賛者曰已領福受胙引復位再拜拜訖次引就望燎位以饌物進於埳又曰禮畢遂引西出復位引讀祝與執尊罍篚冪者俱出賛者曰再拜拜訖祝版燔於齋所今禮仍之

論曰周禮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詩之頌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由來尚矣故以祈年告征虞敦嘉祀則有望秩之儀登祭受釐紓才作賦則有祠官之使五郊迎氣必諏日於太常三日致齋更具牢於

宗伯考諸歷代禮莫不然矧際
熙時典尤最重兹行也嵩山為上淮瀆次之濟瀆又次
之修崇祀事摛玉檢之鴻辭保艾農祥鍥山椒之巨石
庶幾百穀告成三時不害和平之氣既靡遠而不通明
禋之典亦有祈而必報羨門太乙不已陋與寶畤靈臺
何足頌矣

濟瀆考

濟水發源王屋山禹貢曰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又曰導

沇水東流為濟孔安國注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是也
括地志曰沇水出懷州王屋縣北王屋山頂崖下石泉
渟而不流其深不測逕縣北三里其源重發洪於池東
南流為沇水又東逕郄城北出於溫縣一水枝津南流
注於溴水水經注曰濟水出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
至溫縣始名濟水又伏地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
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洪出為滎水又泆而西至曹濮散
出於地汶水自南入之北逕齊郡入海合而言之書稱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泆為滎出於陶丘又東北會汶入於海是也春秋説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貟也風俗通曰濟齊其度量也山海經曰濟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璞注曰濟沇聲相近即沇水也俗謂之衍水亦聲相近也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西源出原城西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其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謂之濟源水經注曰濟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

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於鞌齊師敗績三周華不注是也又曰沆水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涌狀如巨鼎又屈而北注魚子溝水入焉又北與濼濼水合又曰濟水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故城水涌若輪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向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明木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闞駰志曰向城在軹城南即周向

國蘇公屬邑詩作都於向左傳桓取向以與鄭竹書紀年曰鄭使韓辰歸晉陽及向更名髙平又軹闗在縣西四十里北齊懷州刺史平鑒修築以捍敵它如盧仝之玉川岑參之青蘿館李愿之盤谷聶政之祠墓陳蹟可尋披圖斯著

論曰昔人云濟水潛流屢絶狀雖微細獨而尊也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瀆之為言獨也不為餘水濁亂絶羣流而獨入於海也此其所以尊歟然而截黄有力

莫識數石之舟與河同靈爰崇班祀之典是以潛而復出合而忽分水官能辨其源流神泉遂浸夫遐遠蓬蒿不没何讓廉泉鸜鵒弗踰復連濼水於以播通四氣作紀一方盖神之德與其職然也杜甫詩曰梁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汚清濟亦極形其潔貞耳雖居瀆之座末乎可比聖之伯夷矣

淮瀆考

禹貢導淮自桐柏又曰海岱及淮惟青州又曰淮沂其

又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山海經注曰淮出餘山南陽平氏在朝陽東義鄉西史記索隱曰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説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於海也爾雅曰淮為滸然淮水與澧水同源俱導西流為澧東流為淮水經注曰淮水逕義陽郡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

水合又東逕廬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與潁水淝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又東過鍾離縣北夏丘縣南又東至徐縣合潤水蘄水又東至盱眙縣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會黃河而入海也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書稱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是也水經注曰一水發自山椒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零陽九渡水又北流注於淮又曰淮水逕浮

光山出慎陽縣賴陰劉陶為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童謡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又漢書汝南舊有鴻陂通於淮水郡以為饒成帝因關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奏決去陂水有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黄鵠又南史康絢傳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晅

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岀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岍築土合脊於中流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龍能乘風雨決壞崖岍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伐樹為井榦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堰乃成又淮水自莫邪逕當塗故城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

氏女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又鍾離國名楚滅為縣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是也即王莽之蠶富也淮水注其北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

論曰淮之源一細流微津耳及滙衆水入黄河以歸海也何奔濤巨浪遂洶湧以至此極耶考禹之治淮曰導

曰排水性能明人事斯起然而較之於河非來自遠擬之以濟似遜其清洪澤湖畔曾鎖巫祁雲梯關前爰沉璧馬平江以固高堰為計印川有出清口之功顧不偉歟何可忽矣是以胎簪山峻作神靈之奥區蒼水使來行明禋之典禮雲雨生於膚寸爰為稼穡祈年徐揚慶其安瀾庶乎襄陵除害靈祇効職德莫大焉祠官祝釐禮云肅矣

嵩嶽考

嵩高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五里五嶽之中嶽也禹貢曰荆河惟豫州又曰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唐天文志曰自鶉首踰河戒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填星為嵩丘之主中央居鶉火之次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寒燠之所均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白虎通曰中嶽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是也國語曰夏

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韋昭注曰夏都陽城嵩山在焉
山有二室謂之室者以其下多石室潘岳曰嵩高有石
室十餘孔是也戴延之西征記曰東為太室西為少室
嵩其總名也酈道元水經注曰合之為嵩高分之為二
室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泰室之山即中嶽嵩高山後魏
地形志曰陽城有少室山嵩高山不言二室也對屬伊
闕接蹟緱嶺延袤汝南宏農成皋崤函許鄭宛鄧之間
百五十里作鎮中州蓋與岱恒衡華稱伯仲矣

論曰周公營邑山高水深洛陽輿區風靡土厚是以勝標中嶽四嶽遜其精靈峰列太室少室為其匹配斯誠中州之重鎮宇宙之傑觀也然而厥位既正大德乃涵元氣渾淪體質龐美巃嵸崒嵂不矜岫嶂之奇草木陰晴莫變朝昏之狀瞰煙雲之正而泠泠山翠撲來探巖壑於中間瑟瑟天風吹下列祇之所栖托與羣山盡為兒孫矣故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曰柔惠且直仲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其山鍾賢其神正直

而壹信矣

太室一名泰室東西廣四十里南北深三十里自下至巔直上二十里周圍一百四十里三臺在左轘轅居右潁水界其前洛水繞其後山陽正面如長城障天及登絕頂周遭俯瞰千巖萬壑自中峰而分之南多懸崖北多峻阪東多斷嶠西多重嶂太室履中居正少室配之少室一名季室在太室西南十七里又一名負黍山羅泌路史曰少室一名黍室一稱御砦宋人謂之冠子山

俗稱九頂蓮花砦西征記曰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埒其峰之奇者皆在南面第由太室西望一峰崇牙如旗前立一峰如戟西鄙一峰如笏即太陽少陽諸峰也又云嵩丘者潘岳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傅亮曾辨之盖嵩丘別是一山也中嶽廟去縣八里在萬歲峰下前玉案後黃盖韋行儉記云元魏始徙於此廟南石闕稱太室神道勒漢安帝元初年號測景臺周公營洛邑所築晉天文志曰周禮日至之景

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
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
陽城是也箕山上有許由墓盧巖有盧鴻一宅蔡經鮑
靚元丹丘田游巖李筌孟郊李渤皆有栖隱處陽城啓
母石少姨廟皆夏王陳蹟潁水逕大熊山右石淙逕小
熊山左唐武后曽建三陽宫於此有合蔕迎輦花酈道
元稱為勺水少林寺在少室五乳峰下寺前之水導源
鉢盂峰過少谿東注嵩陽書院即舊嵩陽觀與崇福宫

並程朱諸賢祠於兩柏間

論曰嘗讀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又宋李廌洛陽名園記每流連低回不置矧中嶽之奇也夫浮圖之宮銷沉寂寞河陽之館磨滅荒凉追昔者空知其名遥遇者不識其地茫茫今古付之興衰之感已耳嵩高名山長留天壤殆非雜記西京夢華東都比也然而漢帝唐宗乘輿巡遊詎無盛迹可紀而棄瓢十志千載下即以許盧名其山抑何故歟從來入嵒穴侶鹿豕之士藪敓山川

以為已有雖周穆漢武之轍不得而爭之是以永嘉緑嶂糧裹客兒鈷鉧澄潭名歸子厚向平有願畢婚嫁於宅年宗炳卧遊寓性情於一往凡皆寄愁五嶽縱心八表之所為也而乃捧

簡書而來躡煙霞之窟庶幾幸矣

太室二十四峯青童黄蓋浮丘三鶴遇聖萬歲玉鏡獅子虎頭起雲鳳凰金壺華蓋元龜卧龍會仙子晉玉柱老翁玉人玉女獨秀積翠太白是也少室三十六峯朝

岳望洛太陽少陽石城石笋檀香丹砂鉢盂香爐連天紫霄羅漢七佛靈栖來仙清涼寶勝瑞應瓊壁紫蓋翠華紫微藥堂帛道天德卓劔白雲金牛明月凝碧迎霞玉華寶柱繫馬白鹿是也

論曰六十峯見道藏呉天師靈跡記宋樓异賦其最竒者金壺一峯在中峯下遠不可見晴午不可見惟朝暮夾雲映日驀然出焉峯有六十所可指數才數峯耳餘峯或在山巔或矗澗側猶石室然或亩懸崖或覆盗樾

蔡經鮑靚之窟天泉石樓之宅莫可鳥尋難以蘿入矣天中記曰嵩高山有牛山雞鳴望都諸峰盧鴻各勒名其上似二室殆不止六十峰也嗟乎混沌甫闢孰為命名疏鑿以還何遂多事亦鳥知此峰之名不可彼移矣其間以仙跡著者浮丘公鍊藥之地李八百翔鶴之宫玉鏡詠之遺山（元好問有玉鏡峯詩）金壺原於老子玉人大篆蒼頡爭奇虎口（李筌傳稱虎頭峯為虎口岩）陰符巨靈呈巧帛道猷隱居宛在王子晉繫馬堪尋以漢武顯者青童萬歲之稱

羣仙老翁之號其它率俚而失雅泛而無稽不過象物賦形出於巷談野語矣

元魏盧元明有嵩髙山記唐盧鴻一有嵩嶽志元明之書雜見於他籍者十餘條鴻一僅存其目於鄭樵通志至明隆萬間有祥符陸柬嵩嶽志邢臺傅梅嵩書後邑人焦貢亨嵩髙紀畧康熈戊申登封令葉封作嵩山志陸與而太簡傅博而未精惟葉為善本而藝文所載仍多可芟二室舊碑漢前殆盡僅搨得唐宋元數種内嵩

陽觀碑徐浩書顧少連廚庫記尤稱絶搆其它率剥蝕苔蘚不可披尋矣

論曰古之紀山水者昉於禹貢九州厥後山海之經志山兼水水經之注注水兼山非惟紀載之詳實該文章之妙後有作者弗可及已夫山川著象書五嶽之真形（見抱朴子及漢武帝内傳）伊洛中央定兩儀之正位宻高不可無記操觚始自何年然而竹素之傳遠於金石名山之志别於郡縣滄桑迭易嗟文獻之無徵月露連篇每芟存之

寡當是烏得兩廬復出與之揚搉上下庶不為山靈所
姍笑矣乎

嵩嶽雜考

葛洪枕中書云軒轅為黃帝治嵩高山五嶽真形圖云
中嶽姓惲名㚇圖贊曰嵩維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天漢
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英又曰中嶽嵩高君服黃
素之袍戴太乙之冠佩陽和之印乘黃龍揚雄河東賦
曰瞰帝堯之嵩高兮顔師古註曰堯曽遊於陽城周穆

王遊於太室之丘見穆天子傳漢武帝元封元年三月東幸緱氏禮中嶽太室唐天后通天元年臘月改元曰萬歲遂封禪於少室山按唐史天后頻幸石淙逭暑讌嬉左補闕張說有疏極諫北齊孝武帝年月闕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中書侍郎魏收上南狩賦錦繡萬花谷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漢武帝帝視其巾器中有書乞瞻覽王母曰此嵩嶽真形圖也帝藏之栢梁臺抱朴子曰凡修道之士棲隱山谷欲朝五帝役山精當得嵩

嶽圖佩之漢書武帝幸緱氏詔曰朕至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異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歳者三其令祠官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為奉邑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浮丘公引登嵩高山後三十餘年吹笙於緱氏山頭世説曰傅亮北征在黄河中垂至洛遥見嵩高山時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懐舊賦云前瞻太室旁眺嵩丘太室故是一山何言旁眺傅曰有嵩丘山去

太室十七里盧元明嵩山記曰嵩山是栖神靈藪長松緑柏生於嶺澗古人住止處有銅瓶器物東北出雲有自然五穀神芝仙藥嵩高山記曰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山種之一年三花其香如桂又有牛山多香樹昔有婦女姙身三十月生子五歲入嵩學道通神明為母立祠號開母祠今祠尚存又一石室有自然經書飲食有石柱承露盤石脂滴下中頂南下二百步亦有嶽廟畫為神像有玉人高五寸玉色光潤或失

之經旬乃見山海經曰少室之山草木成囷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黄葉黑實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洛其中多鯑魚狀如盩蜼而長短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又曰太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苿白華黑實澤如蘡薁其名曰䔄服之不眯上多美石郭氏注云陽城西谷有白玉膏服之即仙淮南子曰禹治鴻水過轘轅山

化為熊謂塗山氏女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於石應邵曰塗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唐崔融嵩高山啓母祠碑其略云臣按啟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曰開厥後相傳或為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載英華文粹）

孫嚴宋書曰沙門釋法義於嵩高廟壇下得玉璧三十

二枚黄金一餅符彩潤潔河南太守毛修以靈岳降瑞送諸神府太史公曰吾登箕山之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神仙列傳曰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也楊炯曰少姨廟碑銘其畧云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啓母塗山之妹也載英華文粹　水經注

曰頳水有三源出陽乾山之頳谷春秋頳考叔為其封人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是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又謂是水為瀶水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死張顯逸民傳嵇康高士傳並言投洞水而死未知孰是又五渡水注之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為三十八浦陽旱輟津石潭不涸道路遊憩唯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犯必數日不豫行者憚之

山下大澤周數里清染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下產九節菖蒲緇素之士多泛舟昇陟取暢山情其水流陽城西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啓並於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山堂肆考曰軒轅黃帝與西王母會於箕山以青銅鑄十二鏡隨日用之又曰舜臣尹壽所鑄潛確類書曰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昔仙人方回讀書於內玉女進以飲食古簡通志云嵩山之下有古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束晳

曰此漢明帝顯陵策文也酉陽雜組云太和中有人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𡓨見一人枕襆而眠呼之起問其所自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户修之予其一也體道通鑑云白龜年至嵩山東巖遇一人曰我李白也子之祖樂天雖不同朝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後放遯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峰中嶽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牋奏已百年矣贈龜年書一卷讀之後遂能辨禽

獸語

論曰山川名物爰設外史之官鉛槧揅羅遂有方言之紀由來尚矣是以博引羣書鏡析疑義後之人其能免白蟫之穴穿避獺祭之鱗次哉如謂不必讀書考古正荀子所云裔宇嵬瑣何其陋矣然而載籍日繁耳目兼用夾漈之志猶多弗備貴與之考更求其詳神異經列仙傳托名於東方朔劉更生近於荒誕識者譏焉彼夫汲冢周書天寳遺事以偽亂真繆種流傳而資治通鑑

尚采而録之况其宅乎世所傳王子年拾遺任昉述異沈約梁四公傳宋雲仙散録即無假於誦讀亦何損於見聞於是擴摭各編用資互考山川之大秘厥靈跡文章之府代有聞人其奚辭淺鄙之慚寡挂漏之咎也

祭牡丹花神文

時維仲春勾芒司令東風扇和花信煦動瓜隱小園十畝之間徙駭古河流水潺湲土膏潛滋蓓蕾蕃廡百卉具腓林神是主猗歟鼠姑來自鄆州三十二株云拔其

尢匠氏經手焚琴煑鶴年表八書知音落落解組予歸十存二三大招花䰟剪帋空慭迺命阿段移蓺善地灌溉必勤鋤非其類刋爾瑰品曰號花王配以厥妃魏紫姚黄石尢之風破塊之雨聊效崔旛爰居爰處老夫髦矣天假之年命儔嘯侶花其我憐柯葉敷榮僂紹葱倩洛陽天彭敢爾褻玩暮春大放一抹紅霞非嗜富貴寶玆瑶華藍尾香草還同珍惜不我遐棄絢爛一色攷之花史春種非時唐突駃眛神其鑒之

古歡堂集卷三十七